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十一

佚名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輸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儒者動言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皆未曾說得

明白諦當惟西銘一篇略見大意然亦說個體段腔子不能盡其情實必若吾師所言老安少懷方爲曲盡然而學者領畧尙爲膈膜一層此亦如晦堂問涪翁無隱義反覆舉似終不謂然俄而木樨香過晦堂曰聞乎曰聞曰吾無隱乎爾涪翁言下大悟吾於此亦云然蓋說天地萬物爲一體如橫渠所云父天母地推而至於窮神知化非不謂然然而只

說得理解如是而此情厥然不動便是說老安少懷在大智量便是體貼得去若在尋常知能行習便不能理會惟讀先生此詩則一歎一咏躍然言下桃樹礙路從他去也高秋餽實人同樂也來歲輸花與時行也簷通乳燕遂生養也莫打慈鴉無忌刻也總而結之曰當是時也勿令天下尙餘中谷之離女亦無萑苻之多盜我且與之共游胞與以樂我

襟抱云爾也。故曰。一人之致中和。可以致位育者此也。獨是少陵所學。未必至是。抑亦曾點之春風沂水也歟。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莊子云造物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蓋言大化如飛颷飄轉一例吹送不管人家好歹以一人言之則任其異樣顛連困苦而他春光如故以一家言之則任其異樣流離死喪而他春光如故以天下言之則聽其異樣兵戈殺戮而他春光亦只是如故所謂錦江春色之來全不顧玉壘浮雲之變也故當此萬方多難之時而高樓之花自近登臨者不能從時

而玩反以目擊而傷心此固有心世道者所貴有康濟之業者也獨是旣不見用而從旁盱衡時事則見國家景運猶長不至改革爲寇盜者亦應悔禍莫更侵陵所恨者人君孤立絕無輔弼之臣若或有如諸葛其人者則能尊顯其君雖沒世而後人心猶且思之爲之廟祀不絕而況乎其在當世耶此梁父吟之所以動人思慕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先生遙同元次山舂陵行序。謂得結輩數十

公參錯天下則少安可得矣此則以此意勉韋錄事是時州縣殘破不勝賦稅而諸使符牒徵求稍緩即遭貶削故務割剝以媚上者不暇計及於疲民之反側也然賢者別有清識操持紀綱獨行直道則豪奪屏跡而瘡痍可起矣觀少陵揮淚贈別純以古誼相期許悽惻之意真足以動高天豈時賢之所能及哉

立秋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已。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溼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邱。

此先生自明幕中之樂。雖蒙嚴公之高誼。而非其志也。言今者來此絕塞。更在流火之時。

地已偏矣。歲又晚矣。當此蕭蕭之飛雨勁華屋之高秋。不能無窮途暮齒之感。雖愧知已之謳。託意前籌。然絕無老成深遠之謀。徒多此清晨之一謁。故解衣北戶。高枕南櫺。尸居寢膳之外。但有納涼聽潮而已。是以禮數雖寬。而吾心則別有所適也。蓋當此秋氣漸爽。衰病稍瘳。庶幾乘主將歸朝調鼎之時。吾仍攜一葉之扁舟。下荆門。適洛陽。以訪吾杜曲

之舊邱乎自古高曠之士最難於束縛故得志即思坐朝堂進退百官不得志即思探於山釣於水惟慕非其意也故少陵云然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疏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裡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舊書載少陵器度褊躁嘗醉登嚴武牀曰嚴挺之乃有此兒而嚴不爲忤新書則有冠鈎於簾之說愚按新說自誣而少陵之不樂居於幕中則自前篇已見而此則尤其顯著者也蓋武雖不爲忤而幕中多人率皆年少無識之輩彼其效媚於嚴而不悅於少陵者比比皆能出體嚴公之意致微於少陵以前輩事之耶則輕纖儇薄之態固有不堪與處者

故託晚晴之喻而作此詩言我爲嚴公欵留於幕中毫無所事惟日與夜見此秋風之淸吹此澹蕩之雲蕭疏之雨過此高城而已夫無事而食非義之許我已如葉心之朱實正堪隨時而落自尋去路以求妥適而無如此階面一種浮薄之流如靑苔者先自種種變幻芸生然則我之在此萬不可留已如汲汲然之暮景雖暫銜於樓臺之上勢不久處又

何勞爾喧喧擾擾之如鐘鼓者更爲我報新晴也然我豈畏若輩而去哉我蓋自畏我浣花溪裏之花出而笑我謂我何人耶旣名爲隱又欲兼名爲吏耶此我之所不能自解者耳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

草郎相迷蓄積思江漢頑疏慰町畦暫酬知已分還入故林棲

到村言自幕中歸而到村也看他語語俱寫得歷落而喜雨後渟滰而秋沙翻自少泥一可喜也蛟龍引子亦有天倫之樂荷芰花低亦見錫類之慈二可喜也然則老參戎幕者何不可散馬蹄而歸乎雖暫爲稻粱而就列難長辭樣草之相迷然旣積江漢之遐思寧

復蔵疏頑之畦町我蓋將還入故林以棲矣其所以未能遽往者不過以暫酬知己之分耳吾何嘗一日忘歸哉

倦夜

竹涼侵卧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此悲清夜之不能爲歡也人生所最難得者

清夜有庭有竹有月有露值當太平之世則田廬無恙兄弟歡然以至親戚過從友朋共話張燈秉燭斗酒歡呼何所不可乃今漂泊干戈窮愁獨處月聽其落庭聽其空竹聽其凉露聽其亘輝輝不息者暗螢之自照嚶嚶聲應者宿鳥之相呼清夜如此所負不既多乎夫清夜惱人旣不能寐而寂寞更長宜其倦也此詩之所由名也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爲來幕下祇合在舟中黃卷眞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痹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窮露裹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

乾甕即空。籓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匆匆。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前章謂少陵不樂居幕府。然非與嚴公有所忤也。觀此詩而其言益信。蓋杜與嚴其交好在形迹之外。故無一事不可盡言。絕無迴護。

絕無避忌絕無隱匿若使於己志有所不合而爲之隱忍於中者卽非所以待好友亦非所以自處也看他開口便說我一野老不合來居幕下以儒生而親案牘徒使家人憂其疾病全不怕嚴公怪他倣劣說他不知恩誼蓋因其中有一段不合處可以直告嚴公而嚴公亦當爲之啞然失笑也夫人之所處者最是要得一片平坦之地無敧無側方可久

居乃今居幕中則分明是平地裏生出欹倒來使人不可向邇則以同在此一班後進角立門戸與我分曹多失於異同之見耳彼責我以無禮而我未嘗倚衰老而不甘處於僚屬譏我以無義而我未嘗輕上官而苟簡以通籍雖疇昔同學有年今則籍光耀於仗鉞況知我秉性之拙而寬容以存恤之念我道途之窮而翦拂以作興之沐此雨露之膏而

思藤架之沾潤居此煙扉之地而想叢桂之芳菲夫豈不知良友之德意而彼則曰胡不曳尾於泥塗而登此雕俎之上是龜觸網耳卽以我自觀之信然其龜觸網也又曰胡不決起於千仞而承此數米之呼是鳥窺籠耳卽以我自論之亦直作鳥窺籠耳蓋謂我旣退隱卽是一介野老不當復進而參戎幕徒使西嶺北村南江東舍之間竹皮含翠椒實

垂紅淚。皺坼船杯。乾空甕。藩籬生徑。斤斧從樵。束縛而酬知己之恩。蹉跎而效小忠於主。極意周防疏失。方能稍稍。大段狂簡率略。早已匆匆。且踉蹌而曉入也。朱扉方啟。困憊而昏歸也。畫角將終。夫豈無別業之可尋乎。而何不追少息微躬也。夫異同我者之謂我若此。是以古人既隱。不復更出。政如烏鵲原愁河漢。鶩駘定怕錦幪。謂非其類也。公與我其

將何以待之苟能全塵埃物色之義莫若放我歸故林倚梧桐而嘯傲耳信然龜䶅䌷一聯以下十八句是擬他人譏訕自已之語非以已意告嚴公也讀之直抵一篇北山移文發笑之極若說作是少陵自述已意便說不去且亦無此體也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眞可惜憶獻

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此詩亦爲幕中人之有忤而作也辭意自顯當面輸心背後笑眞寫盡後生輕薄下赤霄行亦然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上淘河嚇飛燕銜泥卻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觀此與上篇則知少陵之怨懟亦甚矣少年輕薄之態令人至於不可耐而又無非幾之可舉眞奸猾之尤者也前云不爭好惡莉人

之勿忤此云勿記剎故戒已之忤也

枏樹爲風雨所拔歎

倚江枏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爲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

此無顏色。

自古才人多命薄。而又每爲造物之所忌。如少陵一生忠孝。曠代作手。既不使之得行其志。而又驅之以亂離兵火。亦已甚矣。奈何所居一草堂中。暫相藉爲娛樂者。一高柟耳。尙爲風雨拔去。並區區一點淸福。亦爲斲而不與。豈天之欲速其去蜀耶。是又不獨赤霄相疑之見廹於人事也。文自易曉。存此用發一

嘆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而今

命題四字寓有二義以春日而在江村則春日之可惜者也以江村而遇春日則江村之可樂者也局言乎春日之可惜也士君子一

生事業本以天下為已任得時則駕固其所樂不然即當隱居獨善坐茂林濯清泉乃今江村非吾故土不過為寇亂驅廹至此非若彼土著者之可以務農事於春岸者也此第一首正言其義而大書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十字為前後五首之提綱蓋具此眼則非江村中人物而懷此心則非夢夢於春日者也後四首錯綜而出則有順時樂天之旨

雖此飄泊之江村不害其爲可樂者在耳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此第二首則言江村之可樂者曷言乎其可樂也蓋此江村雖爲飄泊而來迢遞於萬里之外蹉跎於六年之久而欣逢故舊寓此林泉似乎非我素志而不知君子隨遇而安無

往而不得故無入世逢迎之苦則懶可以適體而衣結可無問也且有隨意流行之樂而遊可以怡情則履穿可無慮也更可喜者則所居之藩籬疏豁洞達四天一望所至絕無限量何其曠然而軒敞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曾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此第三首則從可樂邊說到可惜邊言江村之可樂者旣在春日則竹翠桃紅皆其類也然而此風此月到面經心者不能無動於中則以徒受朝廷之恩命而無尺寸以爲報也赤管銀章以衰老而空玷名於賢路其爲可惜又何如也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

我數能來。

此第四首將可惜可樂二義夾說。扶病垂朱紱。春日之可惜也。歸休步紫苔江村之可樂也。郊扉存晚計。承歸休句之可樂也。幕府媿羣材。承扶病句之可惜也。燕外晴絲卷言春日之易去可惜也。鷗邊水葉開言江村之暫憩可樂也。結語則於可惜可樂夾縫中寫出一段神理。蓋江村中以魚鼈相餽間原屬樂

事然鄰家則然而飄泊者則反添一番愧仄。至問我敗能來。則不獨自覺虛此春日之可惜。即鄰家亦且爲之低回欲絕矣。時先生方在嚴公幕中。甚不得其志。隨筆寫此。正是天然妙結。豈思議之所能及乎。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此第五首則借古人以爲驗言我今日之處此春日江村何異於遭亂之王粲被放之賈生乎避亂而登樓有作復召而前席爲榮亦猶我之飄流入蜀而老遨鷹剡也關心時序則百年易逝殊爲可惜而放眼乾坤則萬里無涯安在而非吾樂境耶通前後五首總以乾坤萬里時序百年二句爲之脈絡而少陵葵藿傾陽與退休樂道之旨並行不悖豈汲

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椀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此少陵居江湖之遠而懷君國之憂故忼慨言之以勉諸將欲其乃心王室也第一首言

國家受外夷侵害至於宗廟陵寢皆遭其踐踏而專閫外之寄者僅委其責於軍校返之於衷能無愧耶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此第二首言制國之道本以內安外攘自朝

廷武備失修逆臣犯闕反借外兵以除內難
故關隘不守披荊踐祚當此主憂臣辱之時
豈可委其責於一人哉若使至尊獨憂之而
獨治之邀天之庇竟得昇平諸君亦將何辭
以受策勳之爵賞乎是不可不爲早計也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
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袞職誰爭補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

春農。

此第三首言事至今日破壞極矣宮殿為烽豈止關隘失守哉幅幀日蹙盜賊繁興忠臣罷斥於遠方秀民日迫於供億此君民交困之時也夫賊既為民害而用兵以討賊乃賊未滅而兵已先為民害則兵食之重為民禍也諸將之中惟王相國者能知其弊不肯貽害於民能銷金甲即軍中以事春農則兵可

以不爲民害。而民得安於無事。此弭盜之本原也。若王相國者。可謂知治體矣。諸將何不取以爲法乎。

廻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

此第四首。則昌言寺宦之不宜任用也。是時

中人出將如楊易之暴戾呂太乙之橫斂遂至遠人叛亂而李輔國魚朝恩之流皆權位出諸將之上此豈足以輔翊聖朝乎然諸將則勿因此而懈其忠藎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第五首則在蜀言蜀而歸美嚴公以歎繼起之無人也觀此則公雖退處江湖而其心之不忘君國者如此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公自乾元二年巳亥冬十二月至成都迨年

草堂成居之闕壬寅秋七月送嚴公還朝遂遭徐知道之亂去而居梓州者一年甲辰嚴再鎭蜀復還成都乙巳遂去蜀下峽𨗳雲安此詩蓋乙巳作也前後計在蜀六載而中間除居梓者一年則是五載客於成都去蜀而追逃其踪跡若此總以見寇盜之所侵迫不能已也夫公以戀闕傾陽之性生還間道之身而爲世所擯斥胥小阻抑於內寇盜奔迫

於外。出不成出，處不成處，始也由關塞而入，今也又由瀟湘而出。致君澤民之業既休，萬事已黃髮。一筆掃盡。井廬耕鑿之計安在，吾生隨白鷗前路茫茫然，則公之所遭，真千古才士之所不能堪者，而公則一副眼淚並不爲自家屈抑而設，仍是惓惓於君國，念念不忘。而又無處告訴，無人排遣，不得已仍自解釋曰，爾之所憂者，自有當國之大臣在也，而

爾何淚長流爲耶。解此詩以見先生之至性。

並以誌其行踪之播蕩於晚年者若此。

宿淸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靑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其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

宇宙淸麗之境。往往在荒僻之藪。即此詩所

爲亦絕勝矣舟行深山之中而白石青楓猿鳥聚處月明人靜何異仙界只插畏虎不得語一句便覺此境乃人所罕到亦所不必經行之處也夫人生踪跡何常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立功異域訪道深山然皆胸有成見不似此驅廹於寇亂者其所遭際每出人意表也我生飄飄今在何許問得妙至此時惟有心契好友可相排遣耳此先生去蜀後第一

首便足令人悲詫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此言古聖人之遺跡昭垂於奕祀者原自有功德之不磨也如歸然禹廟獨峙於空山之中與秋風落日相輝映如今日者不知其幾

千百載矣庭雖荒而橘柚自垂屋既古而龍蛇猶晝足見人心之保愛增修歷久而不替也且行其庭而靈爽不昧虛壁之間若有雲霧之生且靜而聽之而颯颯江聲自遠而至如助其威顯是皆其明德所至使人昭格若此至今溯其疏鑿之功使三巴之遠皆賴其控制良由不惜四載之勞以求底定平成也夫豈偶然者哉

杜詩言志卷十一

杜詩言志卷十二

佚名

八月十五夜月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少陵咏月諸詩。各有寓意。此時正當去蜀至雲安。將欲由荆襄以歸故土。且是時又拜員

外郎之命尙有歸朝覲君之思是詩曲曲寫出言今夜觀此月明照我心曲別無疑慮只是要圖速歸耳遂借古詩破鏡飛刀頭環之語翻跌成文然而途路遙遠其轉蓬之迢遞如此月之行地周天迂廻而非近也至若我心企念吾君勢成濶絕又如仰攀此月中之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且我今日由岷江而下峽皆水路也而一經明月所照不啻如

關山之霜雪阻我之輪蹄而彼林木叢雜中有羽毛豐滿而高棲於奧援者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而況彼白兔者匿處於蟾輪親近之地其可譏忽以視之乎是宜細加體認如數秋毫庶乎其不爲所欺罔也蓋痛其從前中傷之易而今爲此危辭以自儆其疾之者深矣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仄半

樓明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此承上文白兔而究言之以比竊弄威權者之偃蹇不戢也言今者憑藉之威雖不如往日之甚稍下巫山峽矣而仍然不肯退聽猶銜白帝城也故其氣焰沉圓而朝綱皆不能振猶此月之氣沉而金浦皆爲之暗也其行傾側而隱蔽過多猶此月之輪側而光明不

能溥照僅及於樓之半也然時已晏矣皎日將升而戒夜者皆有催曉之思而彼蟾蜍猶自夷然不懲猖狂傾側于天衢之上以故兵戎不息而夷夏交横亦如此月之張弓殘魄不獨漢家營壘爲然也第二首因前首結語連類而及皆以吐其胸中之憤不然者月中亦何嘗有如許剩意而待先生洗發耶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年臘日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此詩三首，亦與前月詩同時同意。一以悲不能見用於朝，一以悲不能安居於故里，一以悲此身之已老。故言今日來此雲安江上，正值臘月一日，而春意已動，以我之懷抱而遇

此良辰倍覺其可歌而可涕也憐字兼此二

意蓋人生莫苦於虛度年華飄零異地而一

無所成就曾不若一物之有用於世與齊民

之各赴乃功不觀之江上之飛雁乎一聲過

耳即已馳去恰似爲人郵送音書惟恐遲滯

以負其倚託者不又觀之江上之客船乎百

丈牽緪費盡推挽只求得以上瀨不敢少遺

餘力以頓置途程者觀此二事則世途往來

各有所爲而黽勉精進無已若我之來此誠何爲乎夫豈訪梅於隴頭者耶抑亦漉椒觴而獻頌者也夫我之本願則惟明光起草庶可慰人健羨而無如時光空擲老病相侵此願猶可復望耶是固不如送書雁與上瀨船之猶爲興集耳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

新亭舉目風景切茂

陵春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此承上言我之無希望於朝者既若彼矣而又不能即安於故鄉如此寒輕山碧日滿江黃之時不能如負鹽出井之溪女而徒見笑於打鼓發船之郡那既傷新亭風景之殊又苦茂陵消渴之患彼春意既動必將日盛而至於開花爛熳而爲楚客者除一棹相將之

外。復何滋味耶。

郎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强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此又承上文言。我今者郎或當此春天。得以速還故里。如燕子之歸舊巢而入山扉。亦絕無好音之適耳。如黃鸝之歷翠微而相況也。

黃鸝指好音言歷翠微言其阻遠之意雖有桃花臨於水岸亦不過短短數枝便休雖有柳絮拂上人衣亦不過輕輕幾點便了豈復有久長之理葢以年老則境地自促迫耳故對景雖欲開懷而親舊凋零殆盡即杯酒言歡亦難強進而況又筋力衰微重增嗟歎豈能與故山相從而鼓登臨之興耶如此解釋則字字皆有著落少陵當不以我為強作也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裹花發去年叢衰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少陵生平詩當幾節看自陷賊以前皆求進之詩也扈從以下皆憂國之詩也華州以下則履險求退之詩成都以來則隱居自得之詩綿梓以後則逃亂之詩也至此詩則去蜀

下峽謀歸已廹而內中卻帶有歸朝之想蓋是時爲嚴公所薦復拜有員外郎之職於義未絕但惜此身已老恐無見用之期也此詩具見此旨言老而且病又且稽留但見藥裹陳積虛度春秋風雨當頭飄零自若何時始得重邀雙筆之賜耶下咏雨詩亦然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

自疑。烟添繚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雨何足咏。亦以中懷偶觸。故形於聲。亦如月詩。每有所託喻故耳。如此詩乃借雨以喻已之遭際屢埋者已久。如冥冥甲子者之已度春時也。此其煩懣已極。欲借有力者爲之排遣。如輕箑之用以相向。而又恐根柢微薄。終難自立。如纖絺之不足自御。爲可疑也。且今

者沐知己之雅意稍爲汲引如烟添纔有幾微之色倘更有人加之推奬使可成綵而無如時已弗待巫山之暮只足增宋玉之悲耳前四句是借雨形容前此之遭際蹭蹬難擺脫後四句又借雨以形容將來之機括終無把鼻也前後兩意移步換形其不可爲典要者如此詩之旨也下客居詩亦本此旨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
飛翻葱蒨眾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
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
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
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
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
得論臥愁病腳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
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

國十年別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拨。

此言客居雲安。非其所得已也。前江後山下臨萬仞。子規夜啼。壯士斂魂。八句言所居之險隘也。峽開水源。人虎相半。四句言僻遠也。蜀麻吳鹽。商旅星奔。元戎行軒。舟子候涉。八

句言時事之倥偬也然後承之曰險隘如此僻遠如此倥偬如此而我乃路出其間何生理之可論乎惟有於病廢之中强爲排遣之計徐步小園悵望芳草而又撩動美人君子之思彼皆見幾而作高飛遠舉而徒留此一班啁啾飲啄之輩繁喧於昏暗之時然則我何爲而不歸乎十年奔走於異地故鄉空有北林處不成處也雖抱葵藿傾陽之性忠

君愛國之心何嘗不以稷契自許覆入溟之水爲乾坤一洗其汙濁在我甚易爲力何難幷吞胡虜而無如時不我與權不我屬終老無成徒抱臣子四藩之憂於無旣而又安能復出乎顧惟有援我篋中之舊筆以發揮我眞摯不磨之情耳下客堂詩亦畧同辭旨自明可無解

八哀詩 有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八哀謂所哀者八公也此詩題之總綱後各分註然觀其自序之意有二一曰歎舊二曰懷賢歎舊者謂其存日原為莫逆今追憶之而不能忘也懷賢者則不必其有舊而但惓懷其功德之盛足令人歎美而不置也篇中

王固其宜也乃公非徒勇也又曉暢兵事熟於春秋尊王之義則是其才實足以為國家柱石之臣自首至肅肅句凡十二韻皆以發明公之器識偉岸者如此下言其所際會之事言當潼關失守哥舒見逼於中人不得已而迎敵遂至降虜見辱於手格公當偏裨之職權不屬於已無所施其智力以至至尊蒙塵而遠狩太子即祚以塞望敦廹之勢出於

倉卒而公徒步歸朝束身請罪苟非淸河公讜言救止幾於不免矣然公寧犯不測而忠順以死必不苟免而從逆以生則其明大義而忠純之心亦可見矣迨翠華既建駐蹕鳳翔金城當賊要衝北門鎖鑰非公不可由是受詔鎭撫禁暴行春而民衆歸心謳歌洽野大功既立再鎭太原公之爲朝廷所倚重者何如而公則維小心翼翼恐懼祿位之高無

以報君恩於萬一。悵望王土之窄。未即返皇路於蕩平。此誠古大臣風力。非只一强武伎倆也。奈何宣力方殷。而天命不佑。徒繫五湖之舟。悲甚田橫之客。纔竣既就。雲水俱遐。有何益哉。蓋將況之以廉藺之賢。足以照耀史冊。而豈區區鄧景山輩所可繼美者耶。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

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
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
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
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
擁兵鎮汴河。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
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
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
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恩哭孤塚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人灑淚巴東峽

此贈司徒公光弼司徒爲唐中興功第一所不及者汾陽之德量耳論其幹濟魄力尤在汾陽之上觀其河陽之戰以短刀置韡中蓋亦能以死勤事者至爲程元振所排遂至擁兵不朝愧憤而死其性情之正亦可知矣此

篇論贊李公句簡而嚴荆公有言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觀此則少陵之所以推公者至矣其曰北收晉陽甲則胡意愁寂而人安若泰山朔方氣蘇而帝業以見此其一舉一動皆足以褫强胡之魄倒敵人之命妥四海之人心控天下之大勢非一戰勝之功所可比也其曰又獻捷則加一大字在上

乃知此一揵足令天下之大計以定。非偶然一揵之可比也。凡此功力。皆足以旋乾轉坤。調元奪化。開國家之締造。濟宇內之艱危。而非區區稱一長效一職之可比也。頌公之功如此寥寥數語。而公之功業。已巋然絕出於諸臣之上。故知德盛而言自簡者。乃自然之理。非可強也。下入青蠅之玷。而死淚映睫。悲大屋之高棟。掃長城之遺堞。望史臣之直筆。

洗沉冤於箱篋，公之心事，已得少陵而大白於千古矣。最愛生平白羽扇，零落蛟龍匣二語，直躋公與漢之武鄉侯，等寫出名士風流屈於時數，然公於大業，則已成就，較武侯之齎志以歿者，猶爲勝著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獄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

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
任疾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
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
受辭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
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
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
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
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

京兆空栁色尙書無履聲羣烏自朝夕白馬休
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
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荆四郊失壁
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
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
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
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
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橫馬融

猶悵望隴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此贈嚴鄭公武則因感舊而並及其賢雖不必有弘功盛業之可舉而即此英姿特達足以空羣而越俗者皆得而誌之如立志之廣遠持心之謙遜爲文之精緻操行之純潔槪舉於篇首而下則述其歷任遭亂忠於王室受朝廷之知遇爲國家之倚毗奈何報主之願方新而江漢之旐早建何其悲也空餘故

老沐知己之雅力爲薦剡重隸簪纓抱惠無補寧有已時耶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淸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駪駪詔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

箭出飛鞚內上又迴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
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王每中一物手
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橛
虞聖聰矧多仁官兔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
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
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尙貞烈義形必
霑巾揮汗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
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

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此贈汝陽王璡亦就其天潢貴重之品質而盛述其遭逢禮遇之隆因嘆美其才藝之超軼於儔伍然後敘及愛客好士之雅量而已乃得與於賞識亦因感舊而詳紀其賢與嚴鄭公自爲一例也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
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
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
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板照四裔各滿
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
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思
去計晒睞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
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

凡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閒感激懷未濟眾歸
賙給美擺落多臧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皐唳
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
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
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
走不暇星霜無安稅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篲
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

深嚬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
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
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
古豈然關鍵歘不閉例及吾家詩廣懷掃氛翳
慷慨嗣眞作甫有和李太守詩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
懸鯤鯨噴迢遞坡陁靑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
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
君臣尙論兵將帥接燕薊郎咏六公篇桓彥範敬暉崔

玄暐張柬之袁恕已狄相也憂來豁蒙蔽

此贈北海李公看他開口先發一嘆虛懸一曠代不易覯之才而後以李公當之便將李公推獎到當世諸賢之上因而歷叙其學之博文之富名之重望之遠遐邇待其表章幽明賴其闡發於是一時推重饋獻叢集倫叨沐賑貸旁施獨步於九皋之上已垂四十年之久乃徒以疾惡之嚴鋒稜太峻以致爭

名負謗取禍而死。回憶臨淄唱和。託契忼慨。而今惟留滯客舟。遥痛汝陽之荒瘗而已。此憂寧有旣耶。惟有題咏六公之篇。庶豁我心之蒙蔽乎。少陵不得志於時。亦畧與北海等。此其哀之之深。亦同病相憐之意歟。

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公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嶽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貧米晚爲身。每

食臉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
志報玆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謦灑落
辭幽人歸來潛京轂射策京東堂宗匠集精選
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掾吏亦
累賤晨趨閶闔內足踏宿昔跡一麾出守還黃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遭平生滿樽
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
復社稷得無順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

祕書茂松意載從祠壇墠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臠纂刻楊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剸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搴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爲投乳贙結交三十載吾與誰游衍滎陽復冥寞罪罟以橫罥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彫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尙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餞

此贈蘇源明始敘其孤苦篤學顯親之孝繼敘其出仕從君守一之忠終敘其文章之足以信今而傳後而末乃悲其老死於貧困而以鄭虔配言之蓋少陵最憐虔與源明原為同調其為感舊者一也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鵷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況

乃精氣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著又著薈蕞等書又集胡本草七卷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鐘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

土木親近惟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晚
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
盪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屐穿四明雪飢食
楢溪橡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
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秦
山秀葉墜淸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疏濶平昔濫吹
獎百年見存殁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

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棲迹飄蕩著作與今祕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此贈鄭廣文言廣文高才博學有藝必精然縱達不羈不合於時固非國家之所能祿養者首作一篇如爰居孔翠本為江海之珍異而不與家禽為伍下覼縷其著作之富如醫藥兵法星經地輿蒼叢諸書以及書畫文藝之兼絕乃無如土木形骸嗜酒疏放以至陷

賊而不能自振終羅罪呂遠竄東南遂別離終老存歿無由相見矣而況蕭條出處又有同嬰世網如阿咸者乎公生平最爲鄭公抱恨以其才高而不遇復爲世所嗤也亦畧與公同耳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

遑等贊頌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疏歸痛廹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荆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黄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咏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誄任昉騁

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燕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烟艇

此贈曲江張相公便純是大起大落渾淪寫照出一位以天下為已任的大臣來絕不是一長一技之可得而覼縷者金礦無留鶴立雲路便是他的品格未邊貧額士階玉堂便

是他的志氣碣石崢嶸天地竈黽便是他的擠當退食大庭無心榛梗便是他的度量然無如時數迍邅忠信不顯去相位而領一郡何異於二疏之歸蘇玭之隱乎雖與比庾公政同黃霸終爲大材小用矣乃公之文章則自成一家足以千秋不朽亦非小小著作所可同日而語者未言與公地分相懸未得親炙於公門至今惟讀徐孺之碑而追憶其人

之如玉也。八哀中惟臨淮與西江不細述其才技。一將一相。皆為宇宙偉人。所謂德盛者其辭約而嚴也。又哀八公。非獨哀其亡逝。大半皆有惜其不能盡用於時之感。此又與少陵生平自傷之懷抱。相感發耳。

杜詩言志卷十二終